出曜經卷第五　宮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　譯

放逸品之二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衆結永盡者　故名爲沙門

說法雖微少者少而有要義味相應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一人寡淺時少聞者持戒具所誦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諷誦更不求受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己所知衆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哉我今多聞義理甚深採拾衆經言辭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方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藏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婬怒癡方便令[illegible]

除去嫉怒癡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二十六張　宮

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嫉怒癡方便令盡汝雖多聞晝夜習嫉怒癡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分散是故恒與稱善汝雖多聞意不專一是故不稱善時彼比丘聞諸天語即懷慙愧自耻所作山神由尚見我穢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與念著嫉怒癡如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日日稱善無量天人嚴行隨朋友誘於善法得具足成就尒時比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意止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遭蒙勸誘拔濯清渕我今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復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是故說曰

說法雖微少　不放而得稱　放逸致毀謗
不逸摩竭人　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緣衆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

出曜經卷第七　第二十七張　宮

迦葉至真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
出曜經第廿七 第三丈 宮
緣衆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
洹介時衆生四部之衆耶旬舍利起
七寶塔興欹供養復經數世塔遂毀
壞無補治者是時義合邑衆九万二
千人時毗沙王寂為上首毗沙王告
諸大衆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
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
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
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
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復
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
寺設有豪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
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復聞
將来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
使我大衆寂初得度以王為首是時
九萬二千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
生天上處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
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
覺十号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
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鶤毗
鳥音是時九万二千天受天福已各
各命終生塵鵄國界毗沙王長年八
歲係副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脩
出曜經第廿七 第四丈 宮
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

歲時副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脩
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
施周窮濟乏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
供給之是時儒童菩薩捨八万婇女
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
頭鬚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
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今
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還當度王
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逢獵師著其
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者所著法
服名為何等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
著遊獵群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
來趍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
自存命菩薩聞此倍與悲慈

夫人依四等　披濟衆生類　袈裟如来服
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耎好可共
博貿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
耎細不更寒苦恐壞王子身菩薩報
曰但貿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摽式獵
師報曰王子寶衣賈直無數今此袈
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貿菩薩報
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獵師報曰此
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菩薩報
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浣濯獵

曰意欲所須不詣貴賤獲所幸曰山
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菩薩報
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洗濯獵
師即脫衣貿菩薩寶衣是時菩薩著
法衣手執藕華菜入羅閱城乞食尒
時數千万衆普集一處遥見菩薩舉
手讚歎或言善来或言日月或有叉
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為是天耶梵
耶釋提桓因耶衆人所圍不容乞求
尋執華菜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衆
追逐前後相次時瓶沙王在高樓上
遥見人衆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
人衆皆奔趣山為有何故有一大臣
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
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
往誅殺瓶沙聞已告彼臣曰護卿種
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
轉輪聖王我等便為臣佐看使出家
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為上首弟子
最初說法先在其例是瓶沙王車載
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
見尋前礼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瓶
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識
矣何須致勤瓶沙王啓曰今歡微貢
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
黙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
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

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謂
矣何須致欲瓶沙王啓曰今獻微貢
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
默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
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永
離世苦時瓶沙王礼足取别菩薩進
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遥見菩
薩来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
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時阿蘭即
告弟子而説此頌
吾觀遠来士　衆相不欽漏　此必王世界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吾
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娯樂阿蘭報曰
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
中間而自娯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
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
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况我進學
下成無上等正覺乎是時菩薩思惟
色想反覆校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
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耶阿蘭
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
定可抑習者是時菩薩内自思惟吾
今宜可至欝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
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来積久為獲
何定而自娯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

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
定可御習者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
今宜可至欝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
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
何定而自娛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
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菩薩聞已
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
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
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
尚能獲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正
等覺乎菩薩捨此定已不由此法得
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惟說此偈曰
衆生貪自冝　樂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夾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
之道我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
說此偈曰
我當暴尸骸　露現鉤鏁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
苦體日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
起行起則前倒坐則却偃是時毗術
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見菩薩無出
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感結
而說斯偈

誦天下隔徬佇菩薩觀見菩薩無出
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感結

而說斯偈

本執初誓心　拯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尒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入猒患
入間飲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
益菩薩力是時菩薩復作是念若我
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間食者則非
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貢飲
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
自校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
上等正覺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
道我今宜可飲食人間之食食粳米
蜜麨膏油塗身是時菩薩便說此偈

煎熬濕愛本　以心智斷別　心為万想本
計身無有仇

尒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麨乳糜
膏油塗身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
供給所須時彼二女搆五百牛乳飲
二百五十牛復搆二百五十牛乳飲
百二十五牛復搆百二十五牛飲六
十牛搆六十牛飲三十復搆三十飲
十五搆十五飲七復搆七便為菩薩
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丈復還入釜時

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

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丈復還入釜時 出瑞應經卷第十　第十九丈　宮
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
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無上
等正覺道時二女人以金盋盛糜貢
上菩薩菩薩納受食已澡漱以金器
投于水中釋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
菩薩氣力充體渡尼連禪水是時水
側有一人名曰吉祥執鎌刈草菩薩
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跏
趺坐吉祥奉上草往詣樹下躬自敷
草結跏趺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
樹下終不壞坐要成無上等正覺道
乃起于座是時弊魔將十八億衆并
魔子薩陁至菩薩所或狩頭人身或
一頭兩體或為獼猴師子虎兕毒蛇
惡狩魔鬼形體若干擔山吐火手執
刀劍戈矛戟楯側塞虛空跳踉吼喚
来恐菩薩菩薩慈力一毛不動便成
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是時如来
熟視道樹目未曾眴時有三賈客遠
涉道来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
過牛車頓躓諸天告曰如来成道已
經七日可往奉獻飲食即以器盛蜜
酪蘓往至如来所貢上飲食是時如 出曉經卷第七　第十丈　宮
来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

經七日可往奉饋餉食時以器盛蜜
酪蘇往至如来所貢上飲食是時如
来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十丈　宮
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
去諸佛世尊為用何食適作是念諸
天空中日過去諸佛皆用鉢食發語
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非是巧匠所
造自然成就是時如来復作是念令
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
三捨一則非其宜令盡取四鉢拍為
一鉢時彼賈人以蜜蘇酪奉上如来
即為呪願令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
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無病
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
安隱遠来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
安隱日中安隱一切諸子安隱居
家盡安隱無病內安隱及諸一切眷
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活百秋見百
秋介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
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来請受
時摩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
戀慟追念如来摩竭國界疫氣縱横
應度衆生八万人死盡生天上介時
世尊漸復前進乞降五次一五次三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十丈　宮
十七次十三村人介時閻浮利地有
六十羅漢如来六十一介時世尊告
諸比丘汝等入聞今當向為[illegible]

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五次三

十七次十三村人尒時閻浮利地有
六十羅漢如来六十一尒時世尊告
諸比丘汝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
勿獨行所以然者衆生處世或有利
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便失泥洹
尒時世尊轉詣欝毗梨梵志村聚
尒時世尊降千梵志轉向羅閱城缾
沙王聞如来轉詣羅閱城人間分衛
即嚴四種兵欲出城外諸天閉城門
不使王出王問左右何故不出城虛
空報曰大王當知有緣衆生幽繫在
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来耳尒
時大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
解是時王尋得出城往迎世尊如来
遥見缾沙即下道詣尼拘留樹下坐
時缾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来頭面
礼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
缾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
王耳尒時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
使摩竭人民万二千人諸天八万諸
塵垢盡法眼得生是故說曰不逸摩
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豊饒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譽者為諸賢聖正見之人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
智者所承受

出曜經第十　第十一張　伯

不欲致名譽者爲諸賢聖正見之人
復爲諸佛賢聖弟子所見歎譽如此
之人能去放逸習清淨行不放逸之
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饒益夫
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遇
遭賢遇聖聞法輙得蒙度皆由不放
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
法久存是故說曰不欲致名譽智者
分別義者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
道義云何知俗義或習耕田種作或
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辭或筭計歷數
或學剋印封藏或爲王者執使通致
遠近或和合二衆各處無爲如此俗
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云何智者
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衆事云何
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陁洹果斯
陁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
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
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
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衆
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
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
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

出曜經第十　第十二張　守

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

此誦法品第一義其由不放逸也
故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三張　宗
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
律阿毗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
有人稟受不憍其義若有外學來詰
問者便能訓答無有狐疑放逸人不
能習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云何
佐助衆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
能事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溫
夏涼或作食堂修治補缺散華燒香
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衆僧
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
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無
逸義豐饒者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
世伎術無所之短意欲施行出衆人
表採致真珠車栗馬瑙虎珀水精琉
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
得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
智見致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
入無願三昧得無想入無想三昧得
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
說曰無逸義豐饒也智者所承受者
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含笑不
懷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
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
出曜經卷第十　第十三張　臣
現在所存義　亦及後世緣　勇士能演說

憒憒憒能與至如此之德無智之
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
現在所存義　亦及後世緣　勇士能演說
是謂明智士
現在所存義者不放逸人於現在法
中多獲財寶自然受福為人所念言
從語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則無是也
是故說曰現在所存義也亦及後世
緣者不放逸人得為人次便能布施
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代其歡喜以
諸善法香熏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
容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也勇士能
演義者隨時應適不失其所所謂勇
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說曰勇士
能演義也是謂明智士者能成就衆
法分別思惟為人導將亦人之善除
人之惡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汙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國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軍陣所
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象飲酒過
多没在深泥將諸大象人衆數千共
挽此象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
曰汝等衆人何等作為衆人報曰王
家大象暴戰没在深泥以數千象力

挽此象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
曰汝等衆人何等作為衆人報曰王
家大象暴戰没在深泥以數千象力
及以人衆共挽不能移動智人問曰
此象先時力為多少衆人報曰此象
戰鬪力無涯限智人復告衆人汝等
還捨象衆吾能拔出使得無他是時
智人即集鼓角椎鍾鳴鼓像如戰鬪
復使衆人皆著器仗象聞鼓聲謂為
大敵入境共相攻伐即從深泥越奔
趣軍衆馳奔四面求索戰鬪時波斯
匿王問左右拔象於泥是誰之力左
右白王有一遠僑智人設此權謀得
免象難王尋賞用以為輔佐時有衆
多比丘眼見耳聞便自校計象為六
畜無有慧明墮無閑處聞戰鬪聲便
從汙泥而自拔濟然我衆人没在生
死之海不離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
毒異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
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
求出無期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
眼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燒熾然諸
法焚燒結使如鐵百練成器必利人
亦如是結去心存曜然大寤得阿羅
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尒時世尊
以天眼觀清淨無瑕識知諸比丘執

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爾時世尊
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執
志堅固信不懷惓各相剋勵復知戰
爲自拔汙泥為後衆生作大炬明亦
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
聞在諸大衆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爲拔汙泥

比丘謹慎樂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
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為無染
無汙是故說曰比丘謹慎樂放逸多
憂愆者衆畏之原首多諸愆咎亡國
破家無不由之猶火猶賊亦如毒藥
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
深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恐畏初無歡
樂之心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愁也能
免深海難者云何名為深海難餓鬼
畜生地獄是欲從三趣求毫氂善而
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陁洹果能
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
俱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也如爲拔
汙泥者是時戰爲內心自念吾前後
來受王寵侍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
王鬪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汙
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鬪者則我失由

来受王寵侍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
王闘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没在汙
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闘者則我失由

来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是故説
曰如為拔汙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飃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在彼衆中日夜行道
樹木繁茂陰厚晝闇各不相見賊寇
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
至秋節風飃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
蔵時諸比丘復作是念陰厚葉茂寇
賊縱逸外事如是内亦當介毛髮爪
齒形容殊妙覆諸結使姧愛遊蕩得
伺其便刧善本財貨衆多比丘到時
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舎自敷座具
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
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
介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
諸比丘共相蒿勵戀惻其心各在閑
静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
介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
衆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
在諸大衆而説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

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聞聞
在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結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師自然
覺寤後學衆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
從師承受學不進者學中下也如是
比丘當求上學勿為下學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衆草
極大茂盛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
界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
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
丘復作是念陰厚草茂寇賊縱逸外
事猶然況復於內緣毛爪齒形容端
正殊妙覆諸結使姧愛遊蕩得伺其
便刧善本財貨衆多比丘至時持鉢
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
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
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介時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
丘共相蔿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
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介時

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
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聞在諸

丘共相薦勵懃惟其心各在閑靜思
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尒時

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生
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
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
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
分衛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詣王藏
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王者教令民
恚靡從況今如來有無量之藏何者
是耶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
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
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是
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
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

十之衆共學射御括括相拄無空漏

是時衆多比丘至時著衣持鉢入羅
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
出曜經第七 第十丈 匠
十之衆共學射御括括相拄無空漏
者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
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侯外
敵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
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
乃為學術衆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
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師檀結跏趺
坐係念在前晝夜不息便獲四諦尒
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
比丘共相薦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
思惟挍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尒
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衆
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
諸大衆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義解分別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佛
弟子名拘提於羅漢果六反退還至
第七頭自覺得證即求利劒復恐退
還自害其命是時獘魔波旬馳奔四
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
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
出曜經第二 第十三丈 匠
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
尊告目拘提比丘[illegible]

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
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
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
出曜經卷第[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宙
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
空與空合體獘魔聞已心興煩毒舉
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
性飢餓之屬盡皆命終是時拘提比
丘求於道果七反退轉諸羅漢等見
其退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
道而現在前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
淨無瑕穢見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
於諸恐退復還欲使大法久存於世
為後衆生作大炬明在大衆中而說
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恚怒隆盛冷水揚沸惡至罪牽受報
無窮
晝夜當精勤　牢持於禁戒　為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晝夜當精勤者何以故說精勤遠離
非法之相貌去離不善法精勤於善
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
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是故
說曰晝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
出曜經卷第[illegible] 第[illegible]張 宙
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

說曰晝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

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
沮壞執戒牢固不為外邪得其便禁
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為婬
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婬怒癡起
息令不起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為
善友所歎惡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
見之人修於真正之法等成就者盡
為彼人所歎念無惡放逸是故說曰
為善友所歎也惡友者惡知識離彼
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妒
不欲聞見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

無念及放逸　亦不習所修　睡眠不求寤
是謂入深淵

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性意錯亂
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
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
嫉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
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說曰無
念及放逸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懈惰
已生懈惰為道俗所棄云何為俗所
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懈惰之人有
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
行而不行事應晚行而不行飽食應

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

行而不行事應晩行而不行飽食應

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
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
者子慢惰之人有此之六非義受罪
之法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是謂俗
所棄云何為道所棄於是比丘不誦
契經律阿毗曇及以雜藏不坐禪誦
經佐助衆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
肯修習於道俗中永無所習云何於
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
命財所謂命財者為馬牛羊奴僮僕
使是謂命財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
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藏
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
云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
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
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絶而
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
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
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
其惡念念念相隨是故說曰亦不習
所修也睡眠不求寤者猶如有人或
時在衆聽法為睡眠所逼不能覺寤
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

方宜諫喻或以苦言諫喻或以罵詈

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
方宜諫喻或以苦言諫喻或以罵詈
加復或以方便先瞋後喜是故世尊出
五鼎沸世為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
設能分別知苦原本則無復此衆患
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
增有漏行是故說曰睡眠不求寤是
謂入深淵者戒有二葉云何為二一
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真金二者於
諸善法不廣脩學求盡有漏得無漏
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
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
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
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
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云何俗
入淵若人處俗不習乘爲御馬執鉤
擲索相鬪嶮偽應進應退盡不修習
便自沉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
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
當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隨時不興惕
快習於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後世
當求除前愆者猶如曾入海人闇知
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某處某處
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婬種家如此
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菓名摩

[illegible]
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婬種家如此
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菓名摩
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菓者便不能
採致珎寶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
徑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
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猶如有人素
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㝵已失財
物能棄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
家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
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
當求除前態使不失其念云何隨時
不興慢者常念隨時不興於嫉慢恒
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志離放逸諸法
並集衆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
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脚不
移轉便不復畏外敵比丘亦復如是
執心牢固興弘誓意而自經絡除結
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興
慢也云何快習於善法所謂法者善
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
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
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
法者令人生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
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
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
餓鬼畜生若人覺寤不懷畏懼卧寐

淡者令人生善處

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

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毀辱不懷畏懼卧寐恬淡寤則常安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介以其善修法故若生後生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身相續習善所致是故說曰今世亦後世也

思惟不放逸　為仁學仁迹　從是無有憂

當念自滅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縛著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二業云何為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出言柔耎不復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是故說曰思惟不放逸也為仁學仁迹從是無有憂者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衆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說曰為仁學仁迹從是無有憂云何當念自滅意常當専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俾望其行已得正定分邪不入獘

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入觸嬈善男子者不能得

自滅意常當尊念守意不舍莫於徃
短倖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獘
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
母兄弟來入詭嬈善男子者不能得
其便心已得定終不亡失無漏善法已
得善法便受如來名号已受名号佛
法便得久存是故說曰當念自滅意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廿七丈　宮
為出華室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猒
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
觀雖處生死心不染著於生死出要
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
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
家業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是
故說曰善求出要也順從佛法者去
何順從佛法守一正見不著邪部與
行相應不缺道心行相應者何者是
謂得阿羅漢不缺道心何者是謂除
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達此法者
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
法也當滅死衆者去何名為死衆百
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
曰去何為死衆所謂生老病是亦求
方便滅使不生堅弘誓幢擊四等鼓
出曜經卷第十七
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幡布

曰云何為死繫所謂生老病是亦
方便滅使不生堅引憧擊四等鼓
召受化人夫生老病死懸解脫悋布
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蜎飛蠕動之
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
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原入無畏
城無復衆惱涉歷生死是故說曰當
滅死衆也爲出華室者昔有人捕得大
爲繫以鐵鎟屬王波斯匿爲甚匈暴
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爲破壞
市肆生拔菓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
即遣人衆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靽
不與食猶暴難禁制是時王家更被
暴爲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爲戰法
有所攻伐必同聲嚎時彼繫爲聞知
有外寇來侵境者爲懷瞋恚頓鎟自
擲踰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衆
人見已皆懷恐怖尒時世尊以天眼
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爲被繫得脫
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如来
將欲現其勇猛為彼衆生現其大明
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衆中而說
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爲出華室

出曜經卷第七　第廿九丈　宝

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衆

爲出華室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龍爲出現必有
所益雖爲畜狩宿識經深生八難處
離於仁義聞衆多爲被鉀著仗欲攻
外寇奉教齊唤爲王聞者煩繫馳奔
恐不免難畜狩愚瞎猶尚乃尒況汝
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
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
繫牢獄復告四部衆夫世間繫者無
有牢固爲危爲脆爲磨滅法不能捨
家斷慈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
不教人自行其道爲之被縛亦未經旬
日使自求脫得處無爲汝等衆生深
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
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骸計
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衆難猶
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
不自改悔求出無爲何爲貪著放逸
不求解脫常處在家業多諸穢汙養
妻畜子家之重縛念求方術捨慈著
心時諸人民僉然心寤心開意解求
出爲道我等以斷世俗羇絆復當方
宜斷生死羇絆用意精勤晝夜不停

各各以次得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

宜斷生死鞕鞞用意精勤晝夜不停

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
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時如来見諸比
丘各獲道迹歎說善哉為大族姓子
行應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
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
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
為人福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
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
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
於世若有衆生以其衣被飲食牀卧
具病瘦醫藥持惠施者獲福無量不
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度彼此岸

若於此正法者內所修學皆謂正法
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
干生雖復受生生於中國盡其苦原
是故我說苦之原本是故說曰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出曜經卷第七